

■星星点灯

我心中最美的桥

在我家前面不远处有一座石拱桥,桥下流水潺潺。虽然至今我都不太清楚桥的名字,但它却是我心中最美的桥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,我们一家饭后散步总要经过这座拱桥,每次过桥都要先上一个好大的坡。爸爸、妈妈不是抱着我,就是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过桥。有时,我撒娇赖在桥上不肯走,爸爸、妈妈就耐心陪着我上水往水中扔石子玩,桥上留下了我们一家幸福的笑声。

上小学时,爸爸工作很忙,经常早出晚归,所以接送我上学的任务就由妈妈负

责。每天妈妈总要骑着自行车带我上下这个大坡。上坡时往往比较困难,这时妈妈整个人都会从自行车上站起来,身体向前倾,拼命用力蹬车,车子随着妈妈的身体左右不停地摆动。过了坡后,我和妈妈总会大叫一声“耶!”可是有一次,天下着小雨,妈妈骑车带我回家,上坡上到离坡顶还有一步之遥时,车子不知怎么突然向后倒退了起来,妈妈不由慌了,赶紧用劲握住车刹,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。庆幸的是我俩都没受伤。回家后妈妈悄悄地告诉我:“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爸爸,要不然爸爸会担心

的。”从那以后,妈妈再也不骑着车带我上坡了,而是下来推着自行车过桥。

后来,有人在拱桥上摆起了夜摊,桥上渐渐热闹了起来。有卖衣服鞋袜的,有卖首饰挂件的,还有卖风味小吃,什么鸭血汤、炒螺蛳、臭豆腐、活珠子、羊肉串,香味四溢,很是诱人。我和妈妈都是馋猫,怎么能禁得住这等诱惑呢?可是爸爸是个讲卫生的人,从来都不让我和妈妈吃小摊子上的食物。所以每次等爸爸一出门,一对馋猫就会立即行动。“老板,来两碗鸭血汤,外加一盘炒螺蛳。”妈妈满脸笑容。吃完后妈妈弯下腰

轻轻对我说:“回去千万不能让你老爸知道,否则以后我们就出不来了。”我连连点头。当然有时也不忘“敲诈”妈妈一番:“给我再买十根羊肉串,否则……”

现在,我们已经搬了新家,离开那座桥好几年了。但它带给我的童年快乐,它承载着的爸爸、妈妈对我的爱,将永远深深印在我的心上,它是我心中最美的桥!

东山外国语学校初二(5) 吴嫣然(指导老师 周华东)

点评:时间为序,桥为背景,童趣真情,娓娓道来,描写生动。

■点滴生活

3.5 元钱的温暖

一天,我坐公交车回家,一不留神,就坐过了站。下车后,我急得团团转,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哪辆公交车是往我家走的。突然,我眼睛一亮:对了,既然不能坐公交车,我还可以打的呢。我怀着一丝希望,急切地摸了摸口袋,最后的希望还是破灭了,口袋里就剩下可怜的3.5元了,怎么办呢?难道我真要当流浪儿?

我急中生智:以前我和哥哥坐出租车都可以少几角,说不定出租车司机心地善良,让我打的呢?我的心里渐渐明亮起来。

这时,迎面驶来了一辆空的出租车,我鼓起了勇气,畏畏缩缩地把手伸出来,拦住了这辆出租车。我怕出租车司机敲窗户,示意叔叔把窗户摇

下,叔叔疑惑地望着我,把窗户摇了下来,我心里有些兴奋,又有点紧张,我问叔叔:“叔叔,我还差几块钱,能不能……”还没等我说完,叔叔便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,笑着说:“没关系,先上来吧。”我满怀感激地望了叔叔一眼,然后爬上了车。不一会儿,叔叔便把我送到了家门口,我不好意思地拿出仅有的3.5元钱,说了声“谢谢叔叔”便回了家。

回到家,我准备写作业,当拿出铅笔盒时,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:铅笔盒里竟然有一张10元钞票!我才想起来今天早上老师退了代办费10元钱!啊,瞧我这记性!

五老村小学五(1)班 王 姝(指导老师 王咏慧)

点评:一波三折,生动鲜活。

■我爱我家

爱打扮的妈妈

我的妈妈有一头长长的秀发,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,从她的眼睛里透露出几分和善,别看她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,却是一个很爱打扮的妈妈哦!

每天,她6点多钟起床,然后就开始了她的“化妆”工作。她先拿出保湿水在脸上拍拍,接着用护肤霜均匀地涂抹在脸上,然后拿出眉笔,描出一个有棱有角的眉毛,接着又拿出一个睫毛膏,把睫毛涂得长长的,最后拿出一个色彩亮丽的口红,抹在那樱桃般的嘴唇上。我不耐烦地说:“老妈,你怎么还没好?快一点!”“哦,马上。”说着她用一个漂亮的大夹子把头发随意地夹起来,对着镜子说:“嗯,还行,

哦,香水还没喷。”随后,她就拿起香水“啪,啪”喷了几下,整个房间顿时充满香气。

这时,又传来爸爸催促的声音:“老婆,快点,要迟到了。”“来了,再等一会。”妈妈也回了话。于是她又开始挑选她的衣服了。妈妈急忙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在镜子前照了照,“不合适。”“这件呢?还不错,就穿这件了。”妈妈高兴地说。临走的时候,妈妈还不忘再照照镜子,整理整理衣服。

瞧她,爱打扮吧。
凤凰街小学四(1)班 唐晓寒(指导老师 李晓丽)

点评:写人物抓住主要特点,然后一一说来,文章就不会跑题。



■青春加速度

我为年货忙

憨态可掬的金猪,正摇头摆尾地向我们姗姗走来。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我,一身轻松地迎来了盼望已久的寒假。

原本指望大玩特玩一场的热情,被老爸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浇灭了——“你已经读四年级了,该帮大人做点事了,从今儿起跟我一起忙

年吧!”于是乎,做老师的爸爸,领着当学生的儿子踏上了置办年货的“征程”。

遵照妈妈的指令,我和老爸仔细撰写了一份厚达三页的“采购清单”,然后一头扎进红红火火、人头攒动的超市。在超市里,我负责推着购物车,老爸则念念有词地“按图索骥”寻觅年货。就这样,俺们父子俩“出没”于家乐福、金润发、苏果等超市,大把的钞票加上一身的疲惫换回了琳琅满目的年货。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我长长地松了口气——这下子可以歇歇了吧。谁知还沉浸在采购兴奋中的老爸,像将军般地一挥大手,对我这唯一的“士兵”下达了新的指示:“儿子,吃几块饼干

填填肚子,咱爷俩马上出发!”“我说老爸,您准备把超市买空啊!”我一脸不高兴。老爸听完,一脸深奥地说:“咱家的物质年货是备齐了,可精神年货还没买呢!”

“精神年货”是个啥啊?长这么大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老爸听罢,掰着手指数一一道来:“过年的春联、福字、鞭炮,还有你看的动画碟片、课外读物等都是精神年货。”一听是这些宝贝,我一下子来了劲儿:“事不宜迟,咱们立马出发吧!”

拉萨路小学四(2)班 张昊哲(指导老师 徐凌)
点评:语言流畅,文章时有闪光点。

习作征稿

习作版欢迎大家投稿。你可以电邮至 viviy@126.com,或寄信至南京市东宇大厦现代快报“习作版”(210005)。

言之有理



叶兆言

名人故居

名人故居可以引起很多话题,一女干部去延安参观,看到老一辈革命家住过的窑洞,无限崇敬之外,还有发自内心的羡慕。导游介绍说窑洞冬暖夏凉,很适合人类居住。回首历史,为什么秦始皇最后能统一中国,因为那时候就住的窑洞。身在窑洞,放眼世界,当时的世界是

战国七雄,现如今的中国版图,东部沿海经济发达,搁在古代却不是这样。古时候的沿海,是蛮荒之地,连犯人都不太愿意去。

说完大秦帝国,导游又吹嘘盛唐,说唐明皇和杨贵妃,说李白和杜甫,天花乱坠一阵海吹,女干部于是浪漫起来,放着好端端的酒店不肯住,执意要在老家的窑洞睡上一夜,仿佛只有这样身体力行,才可以真切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。结果哭哭啼啼,正值初秋,冬暖夏凉的快乐体会不到,倒是被跳蚤折腾得够呛。咬了也就咬了,那跳蚤是打游击战的好手,东躲西藏,一连追踪女干部好几天,是地方就来一口。

女干部说起这段往事,恨不得掀起衣服,让我看看被咬过的痕迹。我立刻想起北大教授曹文轩的故事,女干部确实不值得,毕竟只是

与老一辈革命家相似的窑洞,此窑洞非彼窑洞,与曹教授的奇特遭遇不可同日而语。有一年,闲聊中说起名人故居,说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住过的几处房子,曹文轩得意扬扬,说自己竟然在庐山睡过主席的床。

我的转述还没说完,女干部大声喊不可能。我也觉得这不可能,但是事情就是这样。女干部可以不相信我,本人只是个写小说的,编故事乃本行,她不能不相信北大的教授。事实上,曹文轩的故事精彩,还在于不仅睡过那张床,而且在第二天没睡醒的时候,睡眠惺忪之际,导游竟然已领了参观的人进来了。也就是说,老人家的庐山故居,对游人开放,只要你花得起那个钱,还可以睡觉,让可能被别人参观,让人欣赏和瞻仰。

开发和保护名人故居,

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有时候,不开发,没有经费保护。有时候,一开发,好端端的名人故居,立刻不再是原来的那么回事。究竟应该如何,是,还是不是,我说不好,也管不了。

回想自己到过的人名故居,能说出几句,也就是在蒋介石的汤山别墅洗过一回温泉浴。温泉水滑,是地道的鸳鸯池,可惜一起泡澡的都是男鸳鸯。这时候不能不遥想历史,忆往昔峥嵘岁月稠,当年北伐大军势不可当,以胜利者姿态,浩浩荡荡进入了南京。这是南京值得回味的一段日子,国民政府在这定都,宋美龄初嫁了,新婚燕尔的蒋介石春风得意,那是何等的光彩。

叶兆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韩流来袭



韩东

火车文化

火车是一种文化,这文化在不断地变迁。比如以前坐火车条件比现在差多了,但却有强烈的出门旅行的感觉。站台上的送别,通过车窗眺望田野的不断展开或者旋转的田野……现在呢?从南京到北京的软卧,人们是这样说的:方便得很,睡一觉就到了。坐了火车等于没坐,待在车厢里就像是待在自己家的床上。火车站的脏、乱、差、破,各色人等、离情别绪更是文化中的文化。反正当年我一到火车站,心情就特别的复杂,既有展翅高飞的振奋,更有一种莫名的伤感。火车站是社会的缩影,更是人世生活的压缩。大家萍水相逢,皆是过客,为争夺一个放行李的地方可以大打出手;素不相识,却能够掏心掏肺。在行进中的火车上,有攀谈,有艳遇,周身上下更有一种火车所特有的难闻的气味。

别谈坐火车了,看火车也是一种文化。远远地看着一列火车蜿蜒而去,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传来了远方火车的汽笛以及铿锵之声。你不觉会怀念人或者整个空荡的世界。所谓生活在别处呵。无名的小站,荒野中的一截铁轨,更是文学艺术作品的最爱。一个成天在铁道线上奔跑的人——比如列车员,和一个没坐过火车但无限向往火车的少年相比,后者都是最具诗意的人物。后者甚至更加令人感动。少年和火车就像少年和狗一

样,有着某种特殊的亲和关系。海明威的“尼克的故事”中,常有火车出没;诗人于小韦最著名的诗歌也写到了火车,并只有火车。这首题为《火车》的诗如下——旷地里的那列火车/不断向前/它走着/像一列火车一样

这首纯粹至极的诗也写于于小韦的少年时代。

每年都有春运高峰,火车的文化加上过年的文化,不禁更加的文化了。男女老少,无论贵贱,只要是身在异乡这时节都要赶回去过年,大多都要搭乘火车。因此火车文化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拥挤,挤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。我就有好几回,没有达到终点就中途下车了,不为别的,只为找一个地方小便。人总不能让一泡尿给憋死啊。而火车上的厕所塞满了人。岂止是厕所?行李架上,座位底下全都是人,当真是没有立锥之地。于是乎,这文化就再无诗意可言了。

有一年过年,我千辛万苦地从西安回到了南京。刚刚放下行李,西安的朋友就打电话给我,说是弄到了几件民间艺术品。也就是泥塑,泥巴捏的辟邪面具或者生肖百兽之类。朋友说,给我留了件,让我赶紧来取,否则就被别人抢光了。我连想都没想,马上登上了发往西安的火车,取到东西后又连夜挤火车返回南京。过年坐火车的罪我不免又受了一茬,但无怨无悔。这也是为了文化,不是为了火车的文化,而是为民间艺术的文化。

现在想起来,那几件东西根本算不了什么,既非民间大师的作品,也不值多少钱。更可恶的是如此的造型如今满大街都是。从西安带回来的那个辟邪面具在我的墙上挂了二十多年,最近我搬家也没有把它取下来带走。因为,即使是文化也是在不断变迁的,犹如时尚。它就是一种时尚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荆歌劲舞



荆歌

戏里戏外

我最早见到的著名青年昆曲表演艺术家王芳,不是在戏台上,而是在主席台上。那是很多年前了,第几届文代会已经记不清了,那一届,王芳当选为苏州文联副主席,我看她坐在主席台上,面带三分羞,不施粉黛,却明眸皓齿,光艳照人。我当时十分希望,轮到王芳发言的话,她什么都别说,只是亮出嗓子,唱上一段。唱的比说的好听,

对于王芳来说,一定是这样的。虽然我对昆曲没有太大兴趣,更无研究,但彼时彼刻,我真的十分希望听她唱。我想那是一个契机,她即使不化妆,不用水袖,素面朝天的,但只要啾啾呀呀地在主席台上一唱,这世界上呀一定会突然多出来几个昆曲迷的。但是她没有唱,当然她不可能唱。在一个严肃的会议上,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副主席,不认真地发言,却唱起戏来,搞笑了不是!

真正认识王芳,是在一次文艺家采风活动中。我虽虚长她几岁,却在她落落大方、严谨得体的待人接物映衬下,显得幼稚而粗糙。我注意到,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,不管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,她都是一副矜持有度,处变不惊的样子。有人说演一场戏就是经历一场人生,像王芳这样的优秀演员,她演的戏,一定是更倾注了生命与灵魂的体验,更善于从他人

的命运起伏中体会人生况味。她演了那么多戏,从无数戏剧人生中得到了生命的一次次历练,方修炼出今天这样高深的道行。

在如何更好地保护昆曲这份“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让昆曲这个古老的剧种不至于在媒体时代物种消亡这个问题上,我曾有过一个歪招。我认为它和我们的评弹一起,都应该更多地考虑走群众路线。光凭政府出钱保护,肯定是不行的。比方说,要下大功夫,在所有的娱乐场所加以推广,凡娱乐从业人员,都应该会唱昆曲评弹,要让听昆曲和评弹溶于水一般渗入我们的旅游业。要让全世界的游客都树立起这样的观念:到苏州不逛园林,等于白来苏州;而到苏州没听昆曲评弹,则等于没来苏州。一旦这样的风气形成,还怕昆曲评弹会消亡么?

当我将这番庸论在王芳面前说出,她沉默而未予应